

# 工会周刊

责任编辑:王维砚  
E-mail:ghxwghzk@126.com



## 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### 复活千年纺丝



本报记者 张楠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

走进位于山东省威海市鲸园街道威海社区的海丝文化博物馆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一股淡淡、类似陈旧书籍与草木交织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那是蚕丝特有的蛋白气息混合着老木头的沉香。

博物馆中央,一台木质结构、踏板锈迹斑斑的纺丝车前,博物馆馆长、“山东手造大工匠”毕旭东正俯身忙碌。他的手指在茧锅中轻轻拨动,茧在温水中微微旋转,索绪如蜻蜓点水般一挑,几根丝缕便被精准合并。脚下踏板起落,吱呀声有节奏地响起,丝线便如呼吸般从茧中徐徐抽出,绵延不绝。

“一根丝,只有头发丝的1/10细。一个茧,能抽出1500米。”毕旭东介绍说。

毕旭东,1963年生于威海文登,母亲是“胶东民间蚕茧古法纺丝技艺”的第三代传人。“童年里,看的是母亲灵巧的手和旋转的丝线,听的是纺丝车的吱呀声,闻到的是煮茧散发的特有气味。”毕旭东回忆,儿时,母亲整理丝线时,总会给他讲胶东纺丝作坊,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用优质丝绸制作炸药包、手榴弹拉弦支援前线的事迹。这在他心中埋下了文化传承的种子。

1980年,李旭东考入山东省丝绸工业学校,染色化学、织物结构、图案设计等现代知识,与母亲传授的传统技艺在他脑海中碰撞融合。毕业后进入丝绸厂的他,很快崭露头角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,他将胶东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结合,主导设计的“文雅绘”“桑波绘”“威海绘”等系列产品畅销海外。

面对古法纺丝技艺濒临失传,毕旭东毅然选择坚守。当时,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脚踏纺丝车几乎已绝迹。2008年起,他寻遍胶东半岛乡村,走访上百位老人,却都失望而归。转机出现在2010年秋天,循着村里老人的指点,他终于在一个村庄的废弃老院里找到了古法纺丝车的“残骸”。

有了实物参照,复原工作才真正开始。毕旭东寻访老技工,反复试验木材和结构。没有现成的图纸,他就自己画。2013年春天,一台完整的脚踏古法纺丝车终于在他手中复活。

为了让这门老手艺被看见、被传承,毕旭东多方筹集资金,创办了裕红祥丝绸文化博物馆(后升级为海丝文化博物馆)。他开设非遗研学课堂,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抽丝剥茧的神奇。在传承基础上,毕旭东不断探索创新,将威海的标志性景观设计成纹样,用古法纺丝所得的柞蚕丝线,织造成丝巾、披肩等文创产品。

如今,走进海丝文化博物馆,纺丝车的吱呀声依旧绵长。那根从千年之前抽出的丝线,在毕旭东手中续写匠人传奇。

### 把体检室搬到4000米高原

本报通讯员 唐博宇

在高原与隧道交织的职业健康前沿,在体检服务与公共卫生交汇的关键阵地,通用环球中铁西安医院体检科、职业卫生科主任李娜,正带领团队为建设者筑起一道健康屏障。

2020年,李娜接手体检科主任时,科室正面临困境:陈旧设备,流程不规范,信息化水平低,体检高峰期群众排队时间长,报告出具慢、个性化服务欠缺等问题突出。

考验来得很快。2020年10月,川藏铁路项目启动职工体检及职业病检测。川藏铁路地处高原,缺氧严寒,李娜主动请缨,带队深入现场,把体检室搬到了高原。她和团队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极端环境中,逐项排查防护措施、核查操作规范、检测危害程度,圆满完成全部体检任务,累计采集分析数据逾10万条。基于这些详实的数据,李娜团队精准识别出川藏铁路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六大类、24种主要职业病与危害因素,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100余条。这些建议从源头遏制了职业病的发生,收获职工点赞。

“以患者为中心,以质量为生命,以创新为引擎”,李娜带领科室启动了一场系统性改革:牵头梳理优化23项服务流程,带队深入现场,把体检室搬到了高原。她和团队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极端环境中,逐项排查防护措施、核查操作规范、检测危害程度,圆满完成全部体检任务,累计采集分析数据逾10万条。基于这些详实的数据,李娜团队精准识别出川藏铁路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六大类、24种主要职业病与危害因素,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100余条。这些建议从源头遏制了职业病的发生,收获职工点赞。

2022年,李娜再次勇挑重担,兼任职业卫生科主任。她敏锐把握政策导向与区域需求,提出“立足高原、服务交通、辐射工矿”发展定位,带领团队攻坚克难。团队成功取得海员健康体检资质,成为陕西省仅有的3家具备国际航行船舶船员职业健康评估能力的医疗机构之一;同时与公安交管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数据直连与结果互认机制,让驾驶员体检更方便。

针对高原特殊环境,李娜牵头组建高原突击队,聚焦高海拔隧道施工、人员低氧暴露、昼夜节律紊乱、心理负荷叠加等复合健康风险,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。团队科研项目为团体标准《高原隧道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要求》的编制和发布提供了直接支撑,这一标准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技术规范空白,已在高原重点基建项目中推广应用。

粉刷匠白保林白天刷墙、晚上写作,让读者看到艰难中迸发的生命光芒

# 脚手架上“长”出25万字长篇小说

本报记者 毛浓曦 祝盼

初春,陕西榆林城北,一个刚交付的住宅小区里,一户毛坯房内粉尘弥漫。46岁的白保林站在脚手架上,正专注往石膏板上刷胶、贴防裂网,他的衣服落满灰尘,裤子、布鞋上白漆斑斑,手上满是老茧。

白保林爬下架子,顺势坐在客厅的乳胶漆桶上,和记者聊起来。他动作舒缓,轻言细语,与工地的环境格格不入。特别是干净柔和的脸上,有一双明亮而忧郁的眼睛,那是一种精神世界有光滋养出的从容淡定。

没人想到,这位在工地上与粉尘为伴的粉刷工,也是在文学世界耕耘的作家。

## 漂泊少年饱尝艰辛

白保林是陕西省绥德县定仙镇镇安山村人,母早逝,父患病,自幼饱受艰辛。白保林回忆,“1994年,我勉强上完初一,家里缺钱又缺粮。初二开学交不起170元学费,只好不念了”。

回家种地的3年,这位少年过早扛起了成人的重担。“有时累得连饭都吃不下,越来越觉得这样种地,看不到未来。”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,但这条路,白保林走得无比艰难。

进城后,他先在预制板厂干了半个月,又跟人学刮腻子、做粉刷工。那时,他经常饿肚子,有位好心的业主实在看不下去,送给他几包方便面,他一天只敢吃一包,实在饿得难受,就用省下的料包冲水喝。

在县城谋生的一年多,老实本分的白保林几乎是半流浪的状态:有活干时,勉强糊口,晚上就睡在工地;没活干时,只能四处漂泊。

这段艰难岁月,被白保林写进了散文:“衣服破了,没有钱买;头发长了,再让它多长一段时间;想家了,没有写信的时间,更拿不出邮费,只能把思念压在心底。”从南郊走到北门,再从北门走到西沙,一栋栋高楼,一户户民房,挨着打问营生。累了,舍不得一块公交费;饿了,一天只喝两碗羊杂碎。”

经过两年多的努力,白保林还清了债务,并攒下了一笔积蓄。但他不敢松懈,时

刻告诫自己:“你是从深山里走出来的,必须要比别人付出百倍的努力。”

数年之后,白保林靠自己的手艺和勤劳,终于在榆林城站稳了脚跟。

## 文学之光照亮务工岁月

艰难困苦,让沉默寡言的白保林在内心包裹一个丰富而细腻的世界。

“性格内向的我,在生活的打压下,变得像一头沉默的牛。但牛也有自己的委屈,也有想诉说的心里话。”白保林白天干活,每当夜深人静,他总会拿起笔,在稿纸上诉说生活的艰难和无尽的忧愁。久而久之,写作成了他对抗艰难、安放心灵的出口。

销售家电的姑娘张宁梅,偶然看到他写的文字,被他的坚韧和真诚打动,成了他的恋人、妻子、永远的第一读者。

“我就像山沟沟流淌的小溪,哪怕一直流不到大海,也要永远寻找海的入口。”白保林这样形容那时的写作心境。

榆林本地有一本知名文学刊物《陕北》。白保林找到编辑部,拿出自己写的诗,他没想到的,编辑部竟然选发了其中的一首《油漆工》。“拿到100元稿费那天,我从邮局出来,骑上摩托飞奔,泪流满面。”白保林感到了莫大的鼓励。

2017年,白保林参加榆林市榆阳区作家培训班时,《陕北》执行总编、榆阳区作协主席曹浩注意到了这个新面孔,问他是哪个单位的,白保林回答说,“我没单位,是刮腻子的农民工。”惊讶不已的曹浩热情推荐,请他在座谈会上发言。“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,我心跳手抖,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曹老师鼓励我不要自卑,‘你的尊严在你的文字里’。”

“写作成为我释放心声的出口,更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。”从此,白保林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大门。

他在狭小的出租屋里,写出了第一篇小说《初春》,讲述二叔和外务工儿子间的牵挂与隔阂。后来,他又含泪写出第二篇小说《那山,那人》,刻画了主人公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生存的困顿。

一边在粉尘飞扬的家装中辛勤劳作,一边在丰盛的精神世界里尽情驰骋,白保林的务工生活因此亮堂起来。

▲白保林在毛坯房里刮腻子。

▼白保林构思的长篇小说地图。



“在工地裹满泥巴粉尘的日子里,我的双手忙碌着,脑子从没闲着。我时常想,写诗,就像跳一段舞;写短篇,好比唱一段折子戏;而长篇就是一台轰轰烈烈的大戏。作者既是导演又是主角。”白保林说。

## 将文学梦进行到底

随着作品不断发表,白保林加入了文学交流群,参加区作协的活动,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文友。“大家欢聚一堂,畅谈文学创作,我像一只落单的孤雁寻找到了雁队,更像在暗夜里摸索的人,突然看到了一束光。”

在区作协组织的小说研讨会上,前辈们讲解的小说写作要领,让白保林眼界大开,受益匪浅。譬如,小说开头可分为主角带入式、地点带入式、情景带入式等;小小说写作,动笔前先制造一个故事核,结尾陡转,看似山穷水尽,突然又峰回路转……这些干货,成了他后续写作的“金钥匙”。

有位老师得知白保林在工地干活,没时间看书,建议他边干活边听小说。自此,他学会了在寂寞的工地享受孤独,不仅收听了国内有影响的作品,也收听了很多世界名著。

2019年的一天,白保林在工地做工时,突然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冲动。他用了两年时间,收集素材,构思小说框架结构,酝酿故事情节,甚至手绘出一张故事地图,详细标



注了人物关系和地理坐标。

写长篇太难太难。“写了3年,又修改1年,删了几十遍。”白保林回忆说,写得顺的时候,一天能写七八千字,有时干活来了灵感,马上在手机上写,晚上再在平板电脑上修改。

粉刷工的活又脏又累,为了生活,白保林一年四季都不敢停歇。他干活的口碑极好,找他装修的人络绎不绝,但也挤压了他的写作时间。久而久之,他练出了一种本领,一边手上干活,一边在脑子里琢磨写作,“有时陪着故事里的人物笑,有时跟着故事里的人物悄悄流泪”。

小说写到10万字时,白保林被“卡”住了。他对着电脑发呆,焦虑得生了皮炎。但熬过那几月停滞的半年,创作灵感又回来了。

2025年,白保林的第一部长篇、25万字的《驼峰山下》完稿,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2026年1月7日,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《不负星光·新大众文艺丛书》(第一辑)在京首发,《驼峰山下》成功入选;3月24日,《驼峰山下》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。这本书以白保林的经历为原型,还原了农村生活的春耕秋收、婚丧嫁娶,描摹了农民工群体的成长与挣扎、坚韧与乐观,让无数读者看到艰难中迸发的生命光芒。

“我正在构思一部乡村振兴题材的小说,以后的写作要走出‘写自己’。”不久前加入陕西省作协的白保林告诉记者。

## 图片故事

### 老木匠的“龙船崽崽”

5月10日,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上关街道水南社区,77岁的周承云在打磨小龙船。

2021年,道州龙船习俗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出身“木匠世家”的周承云,16岁就开始学习木工,与龙船结缘61载,深耕手工龙船龙头制作。

近年来,他依托旅游产业,打造当地俗称“龙船崽崽”的小龙船,全程手工完成锯、刨、凿、刻等多道工序。

如今,老木匠周承云“手搓”的“龙船崽崽”已成为道县特色文创,兼具收藏与装饰价值,远销各地,让非遗文脉得以传承延伸。

本报通讯员 蒋青青 摄



水电夫妻刘敦义、田得梅在凝望与配合中把天车开出名堂

## “天地对望”14年

本报记者 徐新星 本报通讯员 刘向晨

“好,起钩,轻缓落钩,慢速下放”……在河北张家口尚义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,中国电建水电四局起重指挥员刘敦义手持对讲机,口含指挥哨,紧盯起吊钩,向高空中的妻子田得梅发出指令。

一个是站在地面上的起重指挥员,洞若观火,手势、哨声、对讲机,一招一式标准规范;一个是坐在高空中的桥式起重机驾驶员,心细如发,听声辨位,看手识意,指哪打哪……

2007年,刘敦义和田得梅进入中国电建水电四局工作。2012年,俩人在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建设中相识,配合默契的他们,很快成为工地上的“黄金搭档”。在领导和工友的撮合下,俩人慢慢走到一起,成为“夫妻档”。

在水电站建设中,从单根净重20公斤的巨型螺栓到2000多吨重的发电机转子,都需要桥式起重机(俗称天车)运输吊装。

吊车运行的平稳性和精准度,直接关系到发电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。此前,工地上的天车操作多是按部就班,很少有人把天车开出过名堂。

刘敦义与田得梅的心中自有一番笃定。刘敦义常说:“大块头更要有大智慧,这一部天车就是我们夫妻俩相守一生的立身之本。”

你是我的眼,我是你的手。二人在彼此的凝望与配合中,日复一日打磨技艺、苦练本领。地面上的刘敦义凭借器具的起落摆动、位移幅度,精准判断田得梅的操作节奏;不足两平方米的天车驾驶室内,田得梅紧盯下方刘敦义的手势神态,及时捕捉操作偏差,调整操作手法。

下班后,刘敦义喜欢琢磨起钩、转位、落钩的每一个动作,磨合指挥手势、站位观察和操作配合细节;田得梅则化身“绣娘”,把十字绣作为专属的静心方式,一针一线之间,沉淀心境,磨炼心性,收敛心性。

14年,天地对望,四海漂泊。夫妻俩先后参与了向家坝、尼那、万家寨、梧州、葛洲

坝、白鹤滩等水电站的建设及机组检修,累计吊装了上万吨的电力装备,均实现无差错、无事故。

刘敦义练就了眼准、手稳、心细的精准指挥本领,远近距离,细微偏差一眼就能看透,指挥手势、指令干脆利落,分毫不差;田得梅则总结出了“眼看、耳听、鼻闻、脑想、手脚动”的“人机一体”操作技巧,成为天车驾驶娘子军中的佼佼者。

近年来,两人面对的最大考验来自超级工程——白鹤滩水电站。这是当时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,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吊装任务交到了夫妻俩手中。

为了这份信任和荣光,每天吊装任务完成后,刘敦义都会陪着田得梅在现场加练两个多小时的独门绝技——天车吊鸡蛋,整整持续了3个月,最终解锁了毫厘间的操作密码。

2020年8月18日,面对视线盲区(仅允许51毫米的吊装误差范围,夫妻俩耗时77分钟,一次性将重约2100吨的转子吊装就位。短短两年时间,夫妻俩接连完成8台百万千

瓦机组核心部件的吊装与检修作业,次次高标准、零失误、零隐患。

荣誉接踵而至。田得梅被授予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,2023年当选全国总工会第十八届执委会委员,成为全总宣讲团成员,深入厂矿学校讲述奋斗故事。

有工友戏言,老婆成了“名人”,你在家会不会受“欺负”。每到这时,刘敦义会用四个字回复:梅香如故。

“我只会坐驾驶室,坐不得办公室,自己只会开天车,起落之间才是我的价值所在。”田得梅如是说。

挑灯同创业,携手共此生。不上班时,田得梅也会换上自己喜欢的裙子,陪着刘敦义在营地周边漫步,闲话家常,舒缓辛劳。夫妻俩能在在一起互相照应,彼此体谅、双向奔赴,再艰苦的工地环境,再繁重的一线工作,日子也过得踏实温暖、有滋有味。

田得梅坦言,像他们这样扎根一线工地的夫妻在水电四局还有很多,大家常年奔波在外,最牵挂的就是家里的孩子,“好在工会每年都会开设寒暑假托管班,常态化组织反向探亲、亲子研学等活动,缓解了我们的相思之苦,让大家在外能够踏实奋斗”。

“尚义抽水蓄能电站即将竣工,我们将很快奔赴下一个工地。既然选择了这个行当,就不怕漂泊。”刘敦义说,“她的那双手稳得住,我的这颗心定得下来。”